

董作宾《甲骨丛编》影印本简述

□ 胡辉平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河南省南阳市人,为“甲骨四堂”之一。他曾于1928—1934年间多次主持并参加中国考古学史上伟大的殷墟科学发掘。在殷墟甲骨文的考古发掘和断代研究中,逐渐奠定了极高的学术地位。其在甲骨学与殷商史方面的贡献尤多,比如:贞人的发现,十项断代标准的提出,殷历的建构,甲骨文字的考释与解读,殷代礼制的研究,周祭制度的重建,殷代地理的推测及制度的研究等。他一生著作颇丰,学术论文约有200篇,重要代表作有:《大龟四版考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殷虚文字甲编》《殷历谱》《殷虚文字乙编》《中国年历总谱》《中国上古史年代》等。其主要学术论著可见于《董作宾学术论著》^①和《平庐文存》^②,其书法及篆刻作品可见于《平庐印存》(一册,台湾出版);另有1978年艺文印书馆出版《董作宾先生全集》甲、乙编,共12册。然而,董作宾曾于20世纪40年代初编撰《甲骨丛编(第一集)》,却因故未刊,现藏国家图书馆,如今鲜为人知。此次借“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及其子项目“国家图书馆藏古文字研究类稿本整理”(G1415)的支持,我们对书稿加以整理,并整体影印出版,为甲骨学及学术史研究提供又一新资料,供广大学者进一步研究和利用,实乃幸事。

一、原书稿的概况

《甲骨丛编》原书稿为纸捻毛装,共四大册。首册书衣内扉页篆书题签:“甲骨丛编第一集”;书名页右侧楷书题“国立北平图书馆考古学丛刊第五种”,中间篆书大字题“甲骨丛编”,左侧楷书题“第一集附考释”。首册正文前依次为作者民国三十年(1941)三月一日“自序”“编辑凡例”“甲骨丛编第一集目”“殷虚书契菁华与甲骨丛编编号对照表”。第三册扉页篆书题签“甲骨丛编第一集考释”,正文前有“考释凡例”“甲骨丛编采录简名对照表”。图版正文每叶中缝以大写汉字数字记五期之分,其下记甲类或骨类,再下记本叶所收甲骨片之号数起讫。

二册为甲骨文摹写图版,摹写于硫酸纸上,然后贴附于宣纸书叶上。按五期编排,各期再按甲骨材质分“甲”“骨”二类。各类下以“专题”编排。一个专题下收甲骨若干片,然后针对具有重要史料及考证价值的典型甲骨片,或逐片或同类分组,进行详细地考释。专题内容主要涉及有:“大龟四版”与龟版复原及历谱排谱,罗振玉藏大肩胛骨与骨版复原及卜辞前后顺序等文例,同文异版,何遂云南所得甲骨拓本3张,牛胛骨文例,卜王卜辞,总述三期、四期卜辞特征,日祭卜辞,征人方卜辞,五种祀典,卜夕卜旬卜辞等诸方面。书稿用

^①董作宾:《董作宾学术论著》,世界书局,1967年二版。

^②董作宾:《平庐文存》,艺文印书馆1963年初版。

毛笔楷书，小字清晰流畅；1090幅（1005号）甲骨摹本制作工整精良，各期甲骨文字形变化及甲骨上的钻凿、卜兆等细节特征均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第三、四册为释文及考释，先钩摹甲骨片轮廓，然后在原字对应位置写出释文。对残片或缀合片补出完整骨形，“以见其部位所在及文例关系者”。释文则用箭头和编号标出各辞左行右行方向及先后顺序。书稿在考释部分除作释文外，还有考证：“本编考证部分，或因一片有特殊价值者；或因一字有沿革变化者；或成组之卜辞关系一时之重要史实者；或全部之卜辞，关系一期之分划鉴别者；或举礼制；或述历法；随时随处，提示研究之例，初无定格。”作者“自序”中也提到：“考证部分，多为余最近研究之所得”，具体包括五事：一为历法之探讨，二为祀典之帮助，三为史实之联贯，四为时期之分划，五为坑位之考求。

二、原书稿的流传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外国驻华使馆及世界知名新闻机构、团体都纷纷随国民政府一起西迁，中央研究院作为国民政府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也跟随陆续迁徙。经过长途奔波后，史语所最终落脚到了偏远的四川省宜宾市郊李庄镇。在距离李庄镇十多里外的山上，有地名为“板栗坳”。史语所租用了板栗坳张姓大地主的一大片房子，前院作办公室，其余当同事们的住所。傅斯年住在桂花院，董作宾住牌坊头^①。在李庄，史语所驻扎时间最长。董作宾当时在史语所德高望重，1940年首批到达李庄后，就受命全权代理所务。时逢国难，条件异常艰苦。正如书序云：“国难以来，流离再四，此类材料，珍藏行篋，时有散佚毁灭之虞。”可贵的是，在躲避战火硝烟的缝隙中仍有一大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

《甲骨丛编》（第一集）即是董作宾在李庄镇板栗坳，于1941年完成的一部甲骨文研究著作。避居西南时，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也率部分馆员携馆藏前往川滇避战火，并竭力为西南联大及各科研机构提供研究书籍，为了收集并出版中国考古学家在战时的研究成果，同时积极策划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考古学丛刊”项目，旨在收集并出版中国考古学家在战时的研究成果。《甲骨丛编》封面题“国立北平图书馆考古学丛刊第五种”，表明书稿属此项目成果之一。书稿“自序”落款为：“民国三十年三月一日，董作宾自序于西川之板栗坳寄庐”。由此知，书稿是董作宾于1941年在四川省宜宾市郊李庄镇的板栗坳时期完成。但受战争爆发影响，“国立北平图书馆考古学丛刊”策划的这批稿本最终都未能如期出版。由《甲骨丛编》稿本扉页的墨笔书所记：“全书照原大石印（原摺叠之叶，亦勿缩小）”，可知当时此丛书即将步入刊印轨道，离正式出版仅一步之遥。

书稿曾备受学界关注的程度。据《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载：“1940年9月24日，袁同礼致平馆上海办事处通知书，指示处理馆务。……二、本馆委托董作宾先生编《甲骨丛编》共十集，需自购纸，照附上之样子约需二百万叶。请详细估计约需纸若干，并请各种不同之纸样各捡一份寄下，以便定夺。”^②从档案资料看，《甲骨丛编》原本全书预计编著的规模为十集，确实堪称一部巨著，书稿中制作甲骨文摹本的纸张要求质量精细，而且

^①岱峻：《发现李庄》，四川出版集团，2004年版。

^②李致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340页。

需求量庞大，需二百万叶纸。袁同礼馆长十分重视，特别在馆务指示中对照样选纸等诸多细小环节予以详细嘱托。另见《图书季刊》在1944年的“学术界消息”中，对“国立中央研究院董作宾氏之甲骨学研究工作”有详细报道：“（三）甲骨丛编，此题为甲骨文字材料之总结集。拟就现已出土之甲骨文字，无论已否著录，凡董氏所知见者，一一精摹，分别编纂考释之，以时代为纲，分为：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廩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每期更分甲骨二目，称：‘一甲’、‘一骨’乃至‘五甲’、‘五骨’，共十目。各以数字编为总号，如‘一甲一’，以至若干号。更就卜辞史实，以类相从，分别辑录。拟分集编纂，每集图版一百叶，释文考证共百余叶，预计十集，即可将全部甲骨文之重要材料编录完竣。现已完成第一集二大册，共收甲骨一千余号。第二集以下，继续编辑中。”^①此二则材料，表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袁同礼馆长在非常时期仍在积极主持《考古学丛刊》一事，并且时刻关注着各位学者的研究进度。

当时知晓此书稿的还有陈梦家，自序有“客秋偶与陈梦家先生谈及此业，出写本示之，以告袁守和先生（袁同礼，字守和），愿为出资印刷并力促其成，高谊至为可感。乃于迁川期间，发奋编此第一集。”1937年陈梦家曾写信给董作宾，“彦堂先生赐鉴：日前下乡亲聆教益，至为快慰。又承尊夫人殷勤款待，尤为感激。昨日守和先生来谈，述及《甲骨丛编》之计划，彼甚热心赞成，并先由图书馆自印出版，关于报酬办法已由馆方草拟方案寄来，嘱代寄奉于先生，尊意如何？并可提出修改，版税抽百分之十五并预支千元，至分期出版，期限二月似太短促，凡此皆可从长计议者也。《殷墟文字外编》编成后似可续编此书，将来全书告成，实契学空前之大著也……梦家谨上十月七日”。^②由此可见，陈梦家在《国立北平图书馆考古学丛刊》的组稿及出版方面，曾与袁同礼馆长一起协助努力。其后，陈梦家于1949年为曾毅公的《甲骨缀合编》作序文，又一次提到该书稿。“甲骨缀合……于一九三三年在《齐大季刊》第二期，曾发表一部分。此后董作宾氏，在《甲骨丛编》（成稿未印成）、殷历谱更多有所缀合。”^③

如上所述，时至1944年《图书季刊》第一期报导时，董作宾编著《甲骨丛编》已完成了第一集，总共二大册，收录甲骨一千余号。而第二集以下，仍在继续编辑中。所以，陈梦家1949年在《甲骨缀合编》序文中提到的“甲骨丛编（成稿未印成）”，所指即这部二大册的《甲骨丛编》（第一集），即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甲骨丛编》稿本（后来不知何时被改装成为四册）。《甲骨丛编》原本规划预计是十集，拟将全部甲骨文的重要材料编录完竣，这当然是一部巨著，由不得陈梦家对书稿大加赞赏，推举为“契学空前之大著”。然而，由于世事艰难，全编十集最终并未完竣，至今只有此书稿的第一集编著完成。

由于战乱导致出版停顿，书稿完成后十余年，董作宾已不明原稿的下落，一度认为书稿遭遇毁灭了。1954年董作宾曾在《殷历谱的自我检讨》中写道：“我在民国三十年曾计划把甲骨文字分期分类编纂起来，名为《甲骨汇编》，全部由我摹写，照原大小付石印，以供整理时拼合复原之用。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愿意替我刊印。当时我曾先作了一本，共一百页，外有释文考证一本，已送上海付印。以后停顿了，原稿一去不返，渺如黄鹤了。

^①参见《图书季刊》，1944年新第5卷，第1期。

^②陈远：《信札之美源于自由》，《同舟共进》，2017年04期，第19—22页。

^③曾毅公：《甲骨缀合编》，1950年修文堂石印本，见陈梦家序。

许多经我摹写过的孤本，也都跟着牺牲掉。”^①在此《甲骨汇编》与《甲骨丛编》的书名存在一字之差，大概时隔多年后董作宾自己也笔误了。又如《董作宾年表》记：1941年，董作宾四十七岁时曾著有“甲骨丛刊第一辑附考释二册”，此处“甲骨丛刊”，按时间推算也应指该书稿^②。

三、原书稿的学术价值

董作宾在“自序”中，详细地阐述编著该书的意图和过程。甲骨采掘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民国三十年（1941）已有43年了，甲骨资料出土量达十万版，学术研究兴盛，但回顾过去30余年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仍是东鳞西爪之见，纵横擘合之作，其实甲骨学研究还尚未进入正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发表已逾十载，却无人运用“十项标准”对甲骨文字进行过全面彻底地整理。于是他大量手绘的龟骨示意图及其刻辞文例图，总结出一般刻辞的公式，以便读者参照使用即可依此触类旁通。将甲骨文材料分组比对，断代研究，这就是董作宾编著本书的最主要目的，即运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五个时期和十项标准来对那些缺乏地层依据的甲骨刻辞进行分析和研究。为了进一步阐发甲骨文断代研究方法，董作宾在书稿中用实例推演，意在示范、运用十项断代标准来研究那些非科学发掘的甲骨材料也能实际操作，进一步检验五个时期和十项断代标准的可行性。因此，《甲骨丛编》是一部利用成熟的方法和手段的研究著作。诚然，董作宾的五期说仍有需要修正和讨论之处，但是五期断代法的提出对推动甲骨学的形成和发展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日，其所确立的分期方法大部分仍为学者沿用。

在“编辑凡例”中，董作宾为《甲骨丛编》定下宏伟的编辑计划：全十集的编纂目标是囊括所有存世的私家所藏甲骨材料。每集辑录甲骨卜辞影写本百叶、释文百叶、考证文字若干叶；写本将每片的标准轮廓绘图，以示残片部位所在；凡甲骨有可见的甲缝、盾纹、边缘、卜兆等，均摹绘出来。为了方便后人进行甲骨拼合、检索研究等，他设想等全书编成后还要继续制作分类、字词、人名、地名等各种索引。第一集中选用的甲骨文材料看就已相当广泛，总共摹录甲骨1005片（个别号为多个残片缀合）；书稿拟采录范围几乎遍及当时已知的私家收藏的甲骨材料，在“甲骨丛编采录材料简明对照表对照表”中列举有：《铁云藏龟》《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后编》《殷虚古器物图录》……《殷虚文字外编》（董作宾采辑拓本，待刊）、《北京大学藏甲骨刻辞》（刘复藏拓本）、《凡将斋藏

^①董作宾：《殷历谱的自我检讨》，《大陆杂志》第9卷第4期（1954年）。后收入《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册“先秦史研究论集”（上）；又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五册，艺文印书馆，1977年。选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93页。

^②参见陈致平着：《中华通史》第1册第1篇，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4年。“第二章附录一殷墟的发现一附参考资料”：“（六）研究殷墟甲骨之重要著述有：①董作宾先生为当代甲骨学权威，著作极多，其著者有：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五等爵在殷商、殷历中几个重要问题、殷历谱四册、殷墟文字甲篇、乙篇上中下三辑、殷墟文字外篇、殷历谱后记、五十年来考订殷代世系的检讨、甲骨学五十年、殷代月食考、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中国文字的起源、殷代礼制中的新旧两派、甲骨丛编第一辑附考释二册及年历总谱等。”

甲骨文字》(马衡,刘复藏拓本)、《云南图书馆藏骨》(何叙甫采辑拓本)等,共有37部甲骨拓本资料,其中包括33部已出版和4部未刊拓本资料。

在“考释”部分,体现董作宾在甲骨学上的多项开创性研究。

其一,诸多处运用新材料推算殷历的成果。董作宾的殷历研究是根据甲骨卜辞记日、旬、月、年的资料排谱编纂,依卜辞中有关天文历法的纪录解决殷商年代问题。这项研究始于1930年,直至1945年,他才费尽心力终于著成《殷历谱》。在本书中也随处可见董作宾运用新材料推算殷历的探讨。

其二,对周祭制度的研究。董作宾在书稿中提到在殷代祀典中,以祖甲及帝乙帝辛,即二、五两期最为严肃,其中翌、祭、壹、𠄎、彡五种祀典,具有系统和组织性,先祖妣依日祭祀,井然有序。这就是董作宾发现的殷商最重要的祭祀制度,即周祭制度。

其三,关于商代地理的程途研究。商代地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至关重要。在20世纪40年代,董作宾是商代地理研究成绩最显著的学者之一,他对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地理进行系统整理,排比地名,按干支系联,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在本书稿中,董作宾关于商代地理的研究已初现端倪。如“壹骨五至一七”的材料分散于刘铁云、王襄、中央研究院、大英博物馆、河井荃庐、三井源右卫门共八处。董作宾对这些有关武丁日谱的史料先进行殷历朔闰的推算,再按事类分组分析。其中关于程途推算的有如:“一、在羣一组,此武丁中叶,东巡狩之一段史迹。其时间为廿九年,五月六日,王皆在羣也。羣当今何地,尚待考。然知其为在殷都东南之田猎区域以内,一、四、五期皆曾田游之地也。此田猎区约在山东南部群山中,为殷人历代田猎之地。是时武丁方在羣驻蹕,忽有自北来覲报边患者,则六月庚申也。报告者为武丁之子名子嬖之行,在戊申以后,(土方第一次:𠄎(当读围)𠄎,为甲辰,俘十五人;第二次:𠄎𠄎为戊申,俘十六人,必戊申以后或在其次日,子嬖乃赴行在覲告)。至庚申乃达,是由𠄎至羣,疾行亦须十二日,两地相距在千里内外也。”

其四,关注甲骨特殊的用料问题。甲骨的用料取材,主要是龟甲和牛骨,但也有少量的鹿、象等其他动物骨,而董作宾较早就开始关注关于甲骨用材中的象骨问题。书稿在“壹骨一一四”中写到:“二、大肩胛骨之复原。此中三大胛骨,余据《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出版)及中村不折氏大骨等,参订复原。初余疑是象胛骨(罗氏亦云然),询之古生物学者杨锺健氏,则决其为大水牛之肩胛。第四版,则常见之普通牛肩胛骨也。”董作宾于1961年发表了《大肩胛骨绝非象骨之证》一文,即根据台湾大学动物学系所藏象骨标本,对象肩胛骨和牛肩胛骨的形状作了对比,指出象肩胛骨全角略成三角形,牛肩胛骨则近于长方形。殊不知在20年前,董作宾就对甲骨中用象骨的问题早有关注。

其五,按甲骨文例规律复原甲骨刻辞。董作宾在编纂《甲骨丛编》时,对甲骨材料进行排比,从中总结了甲骨不同类别的契刻文例及规律;对一些甲骨片依据残辞予以补释,对甲骨进行复原,并拼缀了很多版甲骨。如《自序》中他强调甲骨文整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第一目的,各王各期之卜辞,皆分类集合,使其各归于原存甲骨之档。第二目的,每一版卜辞,皆使之还其在甲或骨上之本来地位。”书稿中绝大多数的补释和拼缀能与当今学者新的缀合研究成果不谋而合,这些都表明他对甲骨材料以及不同类别的契刻文例和规律等掌握得相当精准。

受时代的局限，早期的甲骨文研究只能利用私挖而得的零散资料，学者们的研究范围也因此受到限制。自殷墟科学发掘后，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工作由此发生了根本改变。如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时，小屯北地“大连坑”出土了四版完整的大龟甲，董作宾即据此明确地指出：“贞”字前一字是“卜问命龟之人”，称之为“贞人”，并在1931年《大龟四版考释》中首先提出由“贞人”可推断甲骨文的时代。1933年，董作宾完成了甲骨学研究的重要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将甲骨文的时代划分为五个时期，提出了十项断代标准，随后又著成《殷历谱》，构建殷商历法及礼制体系。董作宾自发掘之初即赴殷墟，前后八次亲历考古发掘，大批出土的甲骨片都经由他亲手摩挲研习。董作宾不仅对甲骨文有了更为完整的认识，而且对出土情况与出土环境等都了然于心，这些都使他的甲骨文的研究获得了超乎前人的新视角和新高度。《甲骨丛编》在这样的基础上编纂，必然有其超乎寻常的卓越贡献。

如今，随着甲骨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新材料和新成果不断涌现，对早期的甲骨文资料的重新整理与研究都在全面推进，并日益深化。《甲骨丛编》所收的甲骨片多数在《合集》和《合集补编》中有收录，但董作宾编辑时所收集到的甲骨资料较为原始，部分摹写本保留了甲骨片上更多更全的信息。通过摹本与拓本的对照整理，我们能看到在书稿的摹写本中有些比《合集》的拓本更优的甲骨资料，如：“壹甲 一七”比《合集》4403拓本更清晰，“贰甲 四四”摹本比《合集》23814拓本更全，“壹骨 三三”摹写本比《合集》20838更全更清晰，“壹骨 三五”摹写本比《合集》20838更全更清晰。当然也有一部分摹写本存在缺陷，如：有的摹写本存在遗漏有字的正面或反面，有的拓本不全形等。比如“壹骨 一八”，仅为《合集》4041反面的上部，在《合集》4041已补全了“壹骨 一八”缺漏的反面全形图及正面拓本；“壹骨 二〇”，仅为《合集》6093反面的一部分，但《合集》6093已补全正面、反面全形；“壹骨 二九”，为《合集》1075正右半，“壹骨 四一”，为《合集》1075正左半，且“壹骨 二九”缺《合集》1075反。由于早期甲骨拓本的时代局限，书稿中出现类似部分甲骨摹本缺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苛求，经由后来者重新整理均可得以补全。虽然早期资料存在个别缺漏的问题，但也不能降低书稿考释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其对于研究董作宾的学术思想，以及推动甲骨学的发展仍有重要的意义。

《甲骨丛编》（第一集）书稿编著完成，时逢董作宾随同史语所一起抗战避居西南的艰困时期。尽管当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但前辈们对研究仍孜孜不倦，此艰苦奋斗的钻研精神，值得后辈敬佩和学习。书稿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断代研究的成果上，而且体现在广泛地采用甲骨材料上，几乎涵盖了当时可见到的所有公私家收藏的甲骨材料。同时，董作宾在本书稿中运用科学方法开展了许多项开创性的研究。假使此书稿当年能及时刊行，势必会对甲骨学研究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时局复杂，书稿最终未能刊行。书稿中一些关于甲骨学的观点和结论，经过了80余年的检验仍有其价值，其中仍不乏对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卓越见识。时至今日，书稿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仍能给人以新的启发，值得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